

工地夜间施工、汽车乱鸣喇叭、广场舞音量超大……萦绕耳边的噪音已成为城市环境公害

恼人噪声几时休

■ 本报记者 徐一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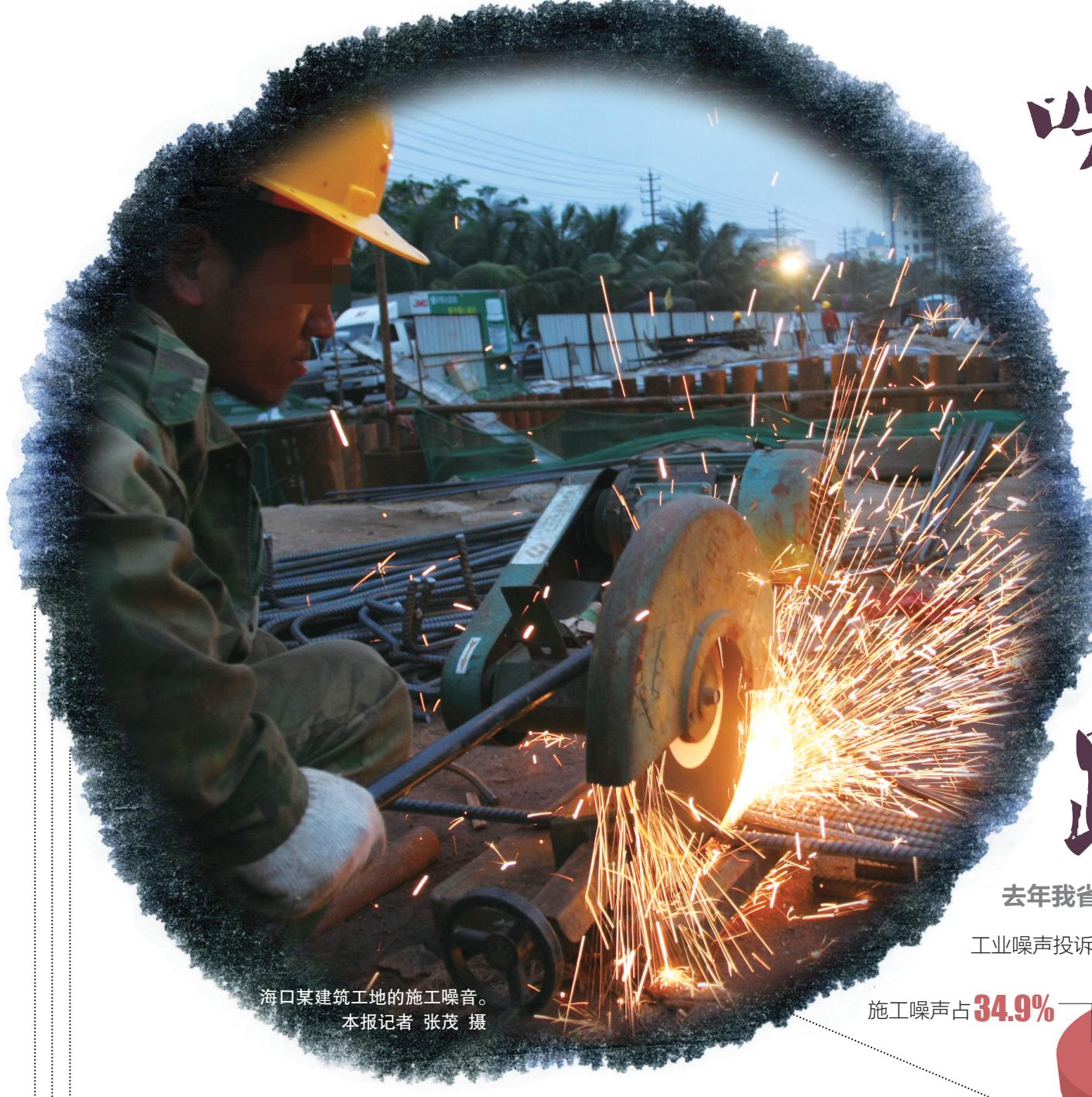
晚上10时，暑气渐消，对在空调房里躲了一天的海口市民来说，此时夜色正好。爱好夜生活的人们三五成群出来消遣，海口的各个烧烤园又热闹起来了。食客们点上一扎冰镇啤酒，拉开了夜的序幕。但这种热闹对于市民余姐来说，却是一种折磨。

关好门窗，余姐仍辗转难眠，楼下烧烤园不时传来划拳声、欢笑声、摇骰子声，声声入耳。“快崩溃了，每天都要吵到凌晨两三点。”余姐无奈地说，她也曾愤而投诉，但没什么效果，噪声这个看不见、摸不着的“恶魔”，依旧挥之不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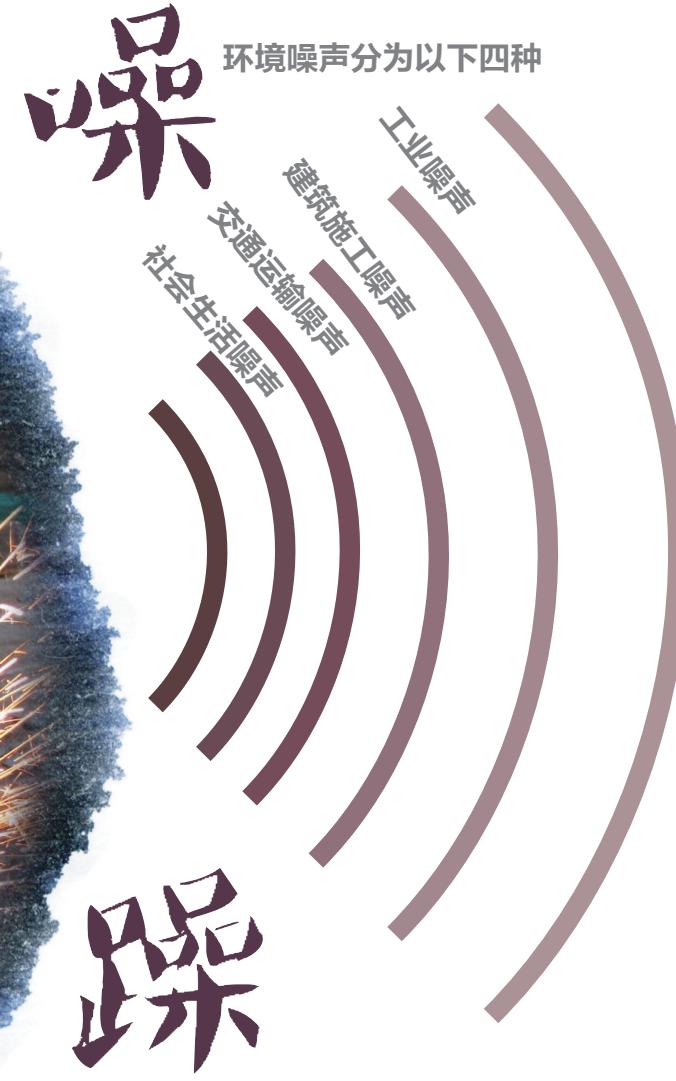
余姐的遭遇，我们似有同感。

工地夜间施工、汽车乱鸣喇叭、广场舞音量超大……这些噪声，常在我们耳边萦绕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、学习和工作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我省城镇环境噪声污染问题日益突出，已成为城市环境公害之一。

噪声从何而来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？谁能开出治噪“良方”？我们希望通过剖析身边的实例，找到战胜噪声的办法，推动我省声环境质量的提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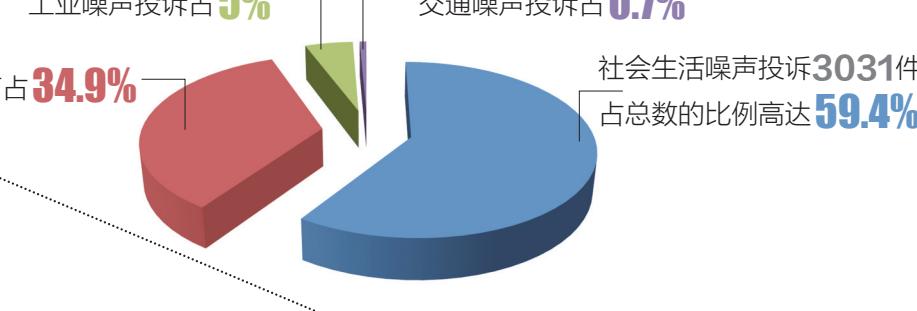


海口某建筑工地的施工噪音。
本报记者 张茂 摄



制图 陈海冰

去年我省环保部门共接到环境噪声投诉5100件



环境太吵

伤耳伤神

损伤听力，诱发神经衰弱，出现头晕、视觉疲劳等多种疾病

晚上11时，63岁的谢春华刚刚将孙子哄睡，她坐在床头，竖着耳朵听楼下的动静。“咦？这两天好像没有听见垃圾车的响声了。”谢春华指着自己熬出的黑眼圈，说：“在这里住了七八年，天天吵，没睡过一个囫囵觉。”

谢春华家住海口市新兴路黄金花园，与琼山区凤翔路垃圾转运站仅一墙之隔，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，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被这些噪音吵醒数次：轰隆、咕咚、嘎吱。

每天晚上11时左右，数十辆垃圾压缩车开始陆续回站，先是发动机的轰鸣声，再接着是卸下垃圾桶时的咕咚声，再接着是压缩垃圾时的嘎吱声。“几乎天天如此，我快受不了了。”谢春华说，前段时间她被检查出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医生说可能与长期生活在噪声环境中有关。

和谢春华比，余姐除了睡眠，工作也因噪声受到影响。

“吵得睡不着，那就索性爬起来写文章吧！”余姐这样想，可窗户外

一阵接一阵的喧闹声，让她怎么静不下心来，往往刚有一点思路，就被外面烧烤园突然传出的哈哈大笑声打断。

“原计划要完成的理论文章，至今还没完成。”余姐说，这其中既有她自己的原因，也和烧烤园的噪声干扰脱不了干系，“夜深人不静，实在难有工作效率。”

省人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医院副院长符徵介绍，噪声最直接的影响是损伤听力。长时间处在较大分贝（60分贝以上）的噪音环境中，就会损伤听力，甚至造成噪音性耳聋。

符徵收治的一个病例，可以说明噪声对身心健康的危害：大学生小莫（化名），因连续几天长时间戴着耳机听英语，一周后出现了耳鸣症状，因错过最佳治疗时机（一周），最终成了永久性耳鸣。

“耳鸣一直折磨着他，就像一台高压锅一直在耳朵里排气。”小莫的母亲告诉记者，小莫一度出现心理

疾病，试图用笔插聋自己的耳朵，甚至想跳湖轻生，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疗，才逐渐恢复了心理健康，但至今仍需使用助听器。

“老年人也是噪音性耳聋高发人群。”符徵说，不少“大妈”就诊时反映，跳了两年广场舞，身体变好了，但听力下降了，“不少老年人跳广场舞时音响声音很大，且一跳就是三四个小时，不仅扰民，还会对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健康带来损害。”

海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有关专家认为，噪声的危害一般体现在4个方面：损伤听力，诱发多种疾病，干扰正常的生活、学习和工作，干扰交谈、思考、通讯等。

专家介绍，萦绕在耳边的各种噪声会使人们不得安宁，难以入睡，以至于心情烦躁，造成失眠，从而影响工作和学习。如长期受噪声干扰，就会神经衰弱，出现头晕、视觉疲劳等症状。即使是40—50分贝的噪声干扰，人们也会从熟睡状态变成半熟睡状态。



海口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在国贸一小区监测噪音污染。
本报记者 张茂 摄

噪声立法

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纳入日常环境管理工作

难道一个噪音扰民问题，就没管得了吗？

事实上，去年我省噪声投诉的办结率达100%，也就是说每一起噪声投诉都作出处理，但处理的结果并不甚理想。

噪声污染问题由来已久，要有效解决并非易事。

海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专家建议，整治噪声污染，要加强宣传，全面提高噪声污染防治意识；合理规划布局，新城区设置噪声污染场所时要尽可能远离生活区，对老城区的噪声污染源要集中整治。同时，要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，加大监管、查处力度。

如对交通噪声污染问题，要从线路规划、噪声源控制、传声途径噪声削减、敏感建筑防护、加强交通噪声管理等方面采取措施。如在高架桥、高铁两侧安装隔声屏障，或为朝向公路一侧的建筑窗户安装通风隔声窗等。

“隔声屏障广泛用于高速公路、城市快速路的隔声降噪，但我省包括高铁在内还没有采取这一降噪措施。”王先国透露，目前功能性通车的海口秀快速路，已在部分噪声敏感区域设计有隔声屏障。

“海口街头商业广告牌到处都是，却没有一块噪声监测显示屏。”王先国说，应在街头设置这样的显示屏，既可以让市民了解我们的声环境状况，提醒大家共同呵护，也是对相关职能部门工作的监督。

“做好噪声治理工作，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管理职责不清等问题，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。”王先国说。

据了解，今年我省将从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立法，加强规划引导、源头管理、宣传教育等方面着手，多举措、多途径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。将声环境质量改善作为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，并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纳入日常环境管理工作。

目前，我省正在组织制定《海南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，并已完成立法草案。

晚上10时，是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规定的声环境昼夜分界线。此时，广场舞“大妈”们跳得正欢，附近的建筑工地依旧在抓紧施工，街道上的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，各种噪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首令人躁动的乐章。

不知今夜，谁又因噪声无眠。

（本报海口7月21日讯）

九龙治水

城管、公安、环保、街道办等部门齐出动却管不住噪声

不堪噪声烦扰，百姓维权的方式一般是向执法部门投诉。

去年烧烤园开业至今，余姐已投诉不下6次，110、报社热线、城管投诉热线、12345政府服务热线都打遍了。“每次投诉过后，烧烤园就会安静一阵，但没多久又躁动起来了。”余姐叹了一口气，“最近已经放弃投诉了。”

琼山区城管执法大队府城中队中队长何昌林介绍，城管、公安、环保、街道办等部门均多次接到市民对“大时代”烧烤园的投诉，但该烧烤园照证齐全，属合法经营，吵闹声有时高有时低，但在环保部门现场检测时噪声未超标，所以只能要求加强管理，无法采取强制措施。

从某种角度来看，“大时代”烧烤园的噪声扰民问题是我省噪声防治现状的一个缩影：噪声污染投诉居高不下、执法难度大、多头管理……这正是我省当前在环境噪声监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。

“投诉多，治噪难，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：功能布局不合理、法律规定不充分、环保意识不够强、调处

机制不完善、执行手段不完备。”王先国说。

由于规划滞后，我省许多居民区中混杂着商业、加工生产等多种行业，产生的噪声具有近距离、持续性等特点，即使采取了防治措施，也难以彻底消除。

此外，按照现行有关法规规定，不得批准在居民楼内兴办饮食服务、门窗钢材加工等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经营场所，但目前此类情况依然存在，环境保护部门难以对此类扰民问题采取进一步措施。

由于噪声污染存在瞬间性、分散性、随机性等特点，随着设备的关停而迅速消失，给执法取证带来很多困难。此外，由于执法手段单一，仅靠罚款或限期治理，法律法规并没有赋予执法部门必要的强制手段。

对于治噪难，长期在执法一线的龙华区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周锋深有体会。

周锋介绍，社会生活类噪声是最难管理的噪声类型之一。以烧烤园为例，如不存在占道经营、油烟过大、音乐声过高等现有规定确定的

违法违规行为，则无法采取强制措施，最多只能按规定对经营者处以每次50元—200元的罚款。

由于没有专业的噪声检测设备、没有足够的执法人员等，城管在处理噪音投诉时，往往疲于奔命。“有时执法人员刚走没多久，又接到同一地点的噪声投诉。”周锋说。

据了解，全省各级环保部门噪声管理、监测专职人员仅90人，兼职人员也只有120人，有的市县甚至没有专职人员，人手严重不足。

“最大的弊端是多头管理，九龙治水，谁都能管，但谁都管不好。”王先国说，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赋予了环保、公安、交通、文化、工商等部门环境噪声监管职责，而各部门的部分管理职能又移交给了城市管理部门，出现管理交叉、执法主体不明确等情况，以致遇到问题时相互推诿扯皮。

以社会生活噪声为例，环保、公安、工商、城管看似都有权力和责任管理，但若问起“究竟归谁管”这个问题，又很难给出一个答案，以至于出现谁接到投诉谁管理的局面。

扫码看^动深读

（见报当日8时更新）



视频拍摄：徐一豪 张茂
视频剪辑：李玮竞

采访视频截图



南海网客户端 海南日报专题